



15
1908
2



15  
1908  
2



曾文正公雜著

卷之二目錄

筆記二十七則 已未

營制

營規

馬隊營制

<2006-973>

筆記二十七則

禮

古之君子之所以盡其心養其性者不可得而見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則一秉乎禮自內焉者言之舍禮無所謂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禮無所謂政事故六官經制大備而以周禮名書春秋之世士大夫知禮善說辭者常足以服人而強國戰國以後以儀文之瑣爲禮是女叔齊之所譏也荀卿張載兢兢以禮爲務可謂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近世張爾岐氏作中庸論凌廷堪

曾文正公雜著 卷之二  
氏作復禮論亦有以窺見先王之太原秦蕙田氏輯五  
禮通考以天文算學錄入爲觀象授時門以地理州郡  
錄入爲體國經野門於箸書之義例則或駁而不精其  
於古者經世之禮之無所不該則未爲失也

### 赦

牧馬者去其害馬者而已牧羊者去其亂羣者而已牧  
民之道何獨不然諸葛武侯治蜀有言公惜赦者答曰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  
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

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  
蜀人稱亮之賢厥後費禕秉政大赦河南孟光責禕曰  
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國藩嘗見家有不  
肖之子其父曲宥其過眾子相率而日流於不肖又見  
軍士有失律者主者鞭責不及數又故輕貫之厥後眾  
士傲慢常戲侮其管轄之官故知小仁者大仁之賊多  
赦不可以治民溺愛不可以治家寬縱不可以治軍

### 世澤

士大夫之志趣學術果有異於人者則修之於身式之

曾文正公集卷之二  
於家必將有流風餘韻傳之子孫化行鄉里所謂君子之澤也就其最善者約有三端曰詩書之澤禮讓之澤稼穡之澤詩書之澤如韋玄成議禮王吉傳經虞魏之昆顧陸之裔代有名家不可殫述我朝如桐城張氏自文端公而下鉅卿碩學世濟其美宣城梅氏自定九徵君以下世精算學其六世孫梅伯言郎中曾亮自謂莫紹先緒而所爲古文詩篇一時推爲祭酒高郵王氏自文肅公安國以下世爲名儒而懷祖先生訓詁之學實集古今之大成國藩於此三家者常低徊歎仰以爲不

可及禮讓之澤如萬石君之廉謹富平侯之敬慎唐之河東柳氏宋之藍田呂氏門庭之內彬彬焉有君子之風余所見近時搢紳未有崇禮法而不興習傲慢而不敗者稼穡之澤惟周家開國豳風陳業述生理之艱難導民風於淳厚有味乎其言之近世張敦復之恆產瑣言張揚園之農書用意至爲深遠國藩竊以爲稼穡之澤視詩書禮讓之澤尤爲可大可久吾祖光祿大夫星岡公嘗有言曰吾子孫雖至大官家中不可廢農圃舊業懿哉至訓可爲萬世法已

悔吝

吉凶悔吝四者相爲循環吉非有祥瑞之可言但行事措之咸宜無有人非鬼責是卽謂之吉過是則爲吝矣天道忌滿鬼神害盈日中則仄月盈則虧易爻多言貞吝易之道當隨時變易以處中當變而守此不變則貞而吝矣凡行之而過無論其非義也卽盡善之舉盛德之事稍過則吝隨之余官京師自名所居之室曰求闕齋恐以滿盈致吝也人無賢愚遇凶皆知自悔悔則可免於災戾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動心忍性斯大任之

基側身修行乃中興之本自古成大業者未不自困心橫慮覺悟知非而來者也吝則馴致於凶悔則漸趨於吉故大易之道莫善於悔莫不善於吝吾家子弟將欲自修而免於譽尤有二語焉曰無好快意之事常存省過之心

儒緩

論語兩稱敏則有功敏有得之天事者才藝贍給裁決如流此不數數覲也有得之人事者人十已千習勤不輟中材以下皆可勉焉而幾余性魯鈍他人目下二三

行余或疾讀不能終一行他人頃刻立辦者余或沈吟  
數時不能了友人陽湖周弢甫騰虎嘗謂余儒緩不及  
事余亦深以舒緩自愧左傳齊人責魯君不答稽首因  
歌之曰魯人之臯數年不覺使我高蹈惟其儒書以爲  
二國憂言魯人好儒術而失之臯緩故二國興師來問  
也漢書朱博傳齊部舒緩養名博奮髯抵凡曰觀齊兒  
欲以此爲俗邪皆斥罷諸吏門下掾韜遂耆老大儒拜  
起舒緩博謂韜老生不習吏禮令主簿教之拜起閑習  
又以功曹官屬多衰衣大褙不中節度敕令掾史衣皆

去地二寸此亦惡儒術之舒緩不足了事也通鑑涼驃  
騎大將軍宋混曰臣弟澄政事愈於臣但恐儒緩機事  
不稱耳胡三省注曰凡儒者多務爲舒緩而不能應機  
以趨事赴功大氏儒術非病儒而失之疏緩則從政多  
積滯之事治軍少可趁之功

王所儒緩見北史王憲從  
孫唐相張鎰儒緩見通鑑

二百一  
十八卷

### 名望

知識愈高則天之所以責之者愈厚名望愈重則鬼神  
之所以伺察者愈嚴故君子之自處不肯與眾人絜量

長短以爲己之素所自期者大不肯自欺其知識以欺天也已之名望素尊不肯更以鄙小之見貽譏於神明也

居業

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業如高祖之關中光武之河內魏之兗州唐之晉陽皆先據此爲基然後進可以戰退可以守君子之學道也亦必有所謂基業者大氏以規模宏大言辭誠信爲本如居室然宏大則所宅者廣託庇者眾誠信則置趾甚固結構甚牢易曰寬以居之謂

宏大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謂誠信也大程子曰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誠便是忠信修省言辭便是要立得這忠信若口不擇言逢事便說則忠信亦被汨沒動盪立不住了國藩按立得住卽所謂居業也今世俗言興家立業是也子張曰執德不宏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亦謂苟不能宏大誠信則在我之知識浮泛動盪指爲我之所有也不可指爲我之所無也亦不可是則終身無可居之業程子所謂立不住者耳



英雄誡子弟

古之英雄意量恢拓規模宏遠而其訓誡子弟恆有恭謹歛退之象劉先主臨終敕太子曰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西涼李嵩手令戒諸子以爲從政者當審慎賞罰勿任愛憎近忠正遠佞諛勿使左右竊弄威福毀譽之來當研覈真偽聽訟折獄必和顏任理慎勿逆詐億必輕加聲色務廣咨詢勿自專用吾莅事五年雖未能息民然含垢匿瑕朝

爲寇讎夕委心膺羸無負於新舊事任公平坦然無類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則如不足經遠乃爲有餘庶亦無愧前人也宋文帝以弟江夏王義恭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爲書誡之曰天下艱難國家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存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衛青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已舉事深宜鑒此若事異今日嗣子幼蒙司徒當周公之事

汝不可不盡祇順之理爾時天下安危汝二人耳汝一月自用錢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府舍略所諸究計當不須改作日求新異凡訊獄多汝當時難可逆慮此實爲難至訊日虛懷博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已不可專意自汝以矜獨斷之明也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賜尤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爲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爲非也以貴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此易達事耳聲樂嬉遊不宜令過蒲酒漁獵一切勿爲供用奉身皆有節度

奇服異器不宜興長又宜數引見佐史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情人情不盡復何由知眾事也數君者皆雄才大略有經營四海之志而其教誡子弟則約旨卑思斂抑已甚伏波將軍馬援亦曠代英傑而其誠兄子書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甯死不願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

管文正公雜著 卷之二  
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  
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效季良不  
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此亦  
謙謹自將斂其高遠之懷卽於卑邇之道蓋不口如是  
則不足以自致於久大藏之不密則放之不準蘇軾詩  
始知眞放本精微卽此義也

氣節 傲

自好之士多講氣節講之不精則流於傲而不自覺風  
節守於己者也傲則加於人者也漢蕭望之初見霍大

將軍光不肖露索挾持王仲翁譏之望之曰各從其志  
魏孫資劉放用事辛毗不與往來子敞諫之毗正色曰  
吾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  
而已宋顧覲之不肖降意於戴法興等蔡興宗嫌其風  
節太峻覲之曰辛毗有言孫劉不過使我不爲三公耳  
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可移因命弟子原著定命論以  
釋之此三事者皆風節之守於己者也若汲黯不下張  
湯宋璟不禮王毛仲此自位高望尊得行其志已不得  
以風節目之矣然猶不可謂之傲也以傲加人者若蓋

寬饒之於許伯孔融之於曹操此傲在言詞者也稽康之於鍾會謝靈運之於孟顓此傲在神理者也殷仲文之於河無忌王僧達之於路瓊之此傲在儀節者也息夫躬歷詆諸公暨豔暉射百寶此傲在奏議者也此數人者皆不得令終大氏人道害盈鬼神福謙傲者內恃其才外益其氣其心已不固矣如蓋孔稽謝殷王等僅以加諸一二人猶且無德不報有毒必發若息夫躬暨豔之遍忤同列安有幸全之理哉

裴子野曰夫有逸羣之才必思沖天之據蓋俗之量則儋常均之下其能守之以道將之以禮殆爲鮮乎大抵懷材負奇恆冀人以異眼相看若一概以平等視之非所願也韓信含羞於噲等彭寵積望於無異彼其素所挾持者高誠不欲與庸庸者齊耳君子之道莫善於能下人莫善於矜以齊桓公之盛業蔡邱之會微有振矜矜而叛者九國以關公之忠勇一念之矜則身敗於徐晃地喪於呂蒙以大禹之聖而伯益贊之以滿招損謙受益以鄭伯之弱而楚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不自恃者雖危而得安自恃者雖安而易危自

古國家往往然也故挾貴挾長挾賢挾故勳勞皆孟子之所不答而怙寵怙侈怙非怙亂皆春秋士大夫之所深譏爾

碣

莊子庚桑楚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碣而失水則蟻能苦之國藩按碣水中石水涸而見沙石不得津潤失所憑依之象通鑑客謂靖郭君曰君不聞海大魚乎網不能止釣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制焉以蕩爲碣失其義矣王介甫和王徽之

高齋三首蕭條中原碣無主崛強又此憑江淮俗本誤作蕩無主亦爲失之

陵 京 阜 墳 冢 邱

古人於陵京阜墳冢邱等字皆取山阜高大厚實之義以象凡物之高大厚實大抵皆稱美之詞天保詩如山如阜如岡如陵是善頌善禱之證也左傳有肉如陵謂大而實也荀子致仕篇節奏欲陵注陵峻也峻卽高也禮記檀弓喪事雖遽不陵節學記不陵節而施陵越也西京賦陵重巘注陵升也皆升高之義也詩傳京高邱也

又曰大阜也左傳莫之與京言莫與比高也口西京賦  
燎京薪謂積薪極高也左傳收晉尸以爲京觀謂積尸  
極高也漢曰京兆後世曰京師兆眾也師亦眾也京則  
大也釋名土山曰阜言高厚也詩駟鐵孔阜以阜比馬  
之大也火烈具阜以阜比火之盛也爾穀既阜以阜比  
穀之多也古歌可以阜吾民之財西京賦百物殷阜以  
阜比財物之富也土之高且大者謂之墳詩牂羊墳首  
言其首極大也周禮司烜氏其墳燭庭燎言其燭極大  
也三墳五典言三皇之書其義極大也列子天瑞篇墳

如也亦形容其大也冢子冢適皆謂長子太子也冢婦  
大婦也冢卿冢宰謂六官之長太宰也友邦冢君言大  
君也乃立冢土言大社也漢書楚元王傳邱嫂謂長嫂  
大嫂也易顛頤拂經於邱頤征凶謂於高處求頤養也  
以邱爲高也孟子得乎邱民爲天子謂成聚之民也以  
邱爲大也推此以論凡物之高大厚實者皆可以陵京  
阜墳冢邱等字擬議而形容之末世綴文之士但知阜  
字有高大富實之義而不知墳冢等字與之同類而并  
稱又或以陵爲帝王所藏京爲帝王所居謂二字有崇

高之義而於墳冢邱壟等字指爲不祥之文蓋古字古義之不講久矣

格枝柴梗

說文格木長兒國藩按凡木之兩枝相交而午錯者謂之格以其枝條交互故格字有相交之義焉以其兩枝禁架故格字有相拒之義焉以其長條直暢疏密成理故格字又有規制整齊之義焉是三者皆從本義引伸之者也朋友曰交游男女曰交媾商賈相通曰交易陰陽相合曰交孚木之枝格兩相交際亦猶是也論語有

恥且格謂民之心與上相交孚也大學致知在格物謂吾心之知必與事物相麗相交不可離物以求知也書曰格於上下格於皇天詩曰神之格思皆訓至也皆交孚之義也書曰格汝舜格汝眾詩曰神保是格皆訓來也皆引之來相交接也舟與舟相觸則必忤枝與枝相拒則不入素問陰厥且格注格拒也周書窮寇不格注格鬪也荀子議兵篇格者不舍注格謂相捍拒者後漢劉盆子傳注相拒而殺之曰格通鑑王賈攻齊莫敢格者驅羣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皆謂莫能拒禦也凡曰

扞格不勝曰格格不入曰廢格不行曰沮格不進皆相拒之義也至於枝格相交長短合度疏密停勻儼然若有規矩木工爲窗格有曰冰梅格有曰卍字格者卽取象於樹條之格也曰體格曰風格曰格律曰格式皆從此而引伸之也孟子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注格正也家語口不吐訓格之言注格法也禮緇衣言有物而行有格注格舊法也後漢傳變傳注格猶標準也凡皆規格之義也書同命格其非心是亦取格正爲義而孔疏曰格謂檢括斯則望文生訓有乖古意矣論語有恥

且格嘗以交孚爲確義集解曰正也亦不免望文生訓之弊至大學格物之說聚訟千年洎無定論國藩以爲人心當麗事物以求知不可舍事物而言知朱子曰至也是也其曰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則於格字求之太深反多一障耳

說文枝木別生幹也國藩按幹直而專枝分而雜有歧雜之義焉凡木之枝斜挺旁出如相扶倚有撐持之義焉杈榘森布猝不可近有拒禦之義焉周秦古書凡用枝字大氏不出此三義易曰中心疑者其辭枝荀子解



蔽篇曰心枝則無知此岐雜之義也漢書叔孫通等傳  
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莊子師曠之枝策也靈光殿  
賦漂嶢峴而枝拄此撐持之義也史記項羽本紀諸將  
讐服莫敢枝梧魯仲連傳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此  
拒禦之義也漢書地理志漢中淫泆枝柱與巴蜀同俗  
注言意相節卻不順從也亦拒禦之義也岐雜者枝字  
之木義撐持與拒禦者枝字引伸之義後人不知引伸  
之義每疑枝當作支蓋古訓文不明也

說文柴小木散材楚辭注枯木爲柴國藩按小木枯枝

雜縛一束謂之柴世俗之通稱也由柴字而引申之有  
枯槁阻塞之義焉莊子柴立其中央柴立猶枯坐也所  
謂形如枯木也外物篇柴生乎守柴謂梗塞也言所以  
閉塞不通者由於拘守太過也天地篇趣舍聲色以柴  
其內謂梗塞於胸中也凡莊子篇中柴字皆取枯槁阻  
塞之義通鑑漢紀收楊震太尉印綬震於是柴門謝賓  
客胡身之注曰柴塞其門也又魏紀朱桓言於吳王曰  
曹休戰必敗敗必走走必由夾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阨  
若以萬兵柴路則彼眾可盡休可生虜胡身之注曰柴

路謂以柴塞路也國藩按柴卽塞也以兵阻塞此路非更以柴塞之也胡氏於漢紀注近之於魏紀注失之方言凡草木刺人自關以東或謂之梗國藩按凡木之羸枝無碎枝零葉者世俗通謂之梗在樹而生者謂之枝斫伐在地而枯者則謂之梗謂之柴矣梗字有羸直之義又有阻塞之義爾雅釋詁梗直也方言梗略也吳都賦注梗概羸言也東京賦注梗概不織密也此羸直之義也周禮女祝掌以時招梗禱禳之事鄭注梗禦未至也謂未至之凶災先梗而禦之此阻塞之義也詩曰

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此謂蕩蕩王道而政化不能流行忽致梗塞也毛傳梗病也此望文生訓非其義也杜注左傳曰病也廣雅亦曰病也此承毛傳而誤者也格枝柴梗四字在後世以爲死字在古人常引伸其義而活用之苟明乎死字活用之法而周秦古書故訓之不可通者寡矣

乾 白 素 坐

史記張湯傳始爲小吏乾沒晉書潘岳傳汝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清曰豫居物以

待之得利爲乾失利爲沒國藩按服如二說皆望文生訓非本義也沒者謂沒入人之財物也凡財物入官者曰籍沒入官子女入官者曰沒入爲奴爲婢或曰沒入奚官乾沒者謂無故而沒入人財物潘岳傳之乾沒謂無故而取高爵厚祿當知止足也韓愈詩乾愁萬斛漫自解謂無故而自愁也乾死窮山竟何俟謂無故而枉死也又有曰白者與乾字義略相等通鑑晉劉毅上疏曰徒結白論而品狀相妨胡氏注曰白素也白論猶空言也又陳頽遣王導書曰先白望而後實事胡注白望

猶空名也國藩按無故而獲譽望也又世俗諺曰白說謂無故而空說曰白饒謂空饒此一語也又有曰素者與乾字白字義略相等詩不素餐兮注素空也謂無故而空餐也史記命曰素封注素空也謂無故而自得比於封爵也又有曰坐者與乾字白字素字義亦相等通鑑後出師表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謂無故而自致強大也蕪城賦驚砂坐飛此謂無故而自飛也此四字注家多失之

又劉裕有白直隊杜佑曰白直無月給之數又元魏

尔朱榮乞追贈亡者白民贈郡鎮胡注身無官爵謂

之白民猶言白丁也

又唐元載取民間粟帛什取八九謂之白著高雲有白著歌曰

上元官吏務剝削江淮之人多白著

疇人 等人 內人 何人

古者隨其所指皆稱曰人以職言則如周禮之牛人犬

人雞人龜人酒人漿人醢人鹽人是已以地言則如春

秋之魯人齊人晉人楚人衛人宋人王人周人是已名

之美者則曰聖人神人至人天人完人全人

見莊子美人

詩簡 佳人 通鑑曹子名之惡者則曰小人匪人讒人佞

人儉人奸人傲人亂人

見莊子徐無鬼

又有隨事而命名者曰

亡人曰義人曰叛人曰降人曰官人

韓愈王適墓志

曰軍人又

有承上文而稱之者史記麻書曰疇人子弟此承上文

言明於麻算之人也通鑑魏紀曰典韋謂等人曰虜來

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此

承上文言應募陷陣之人也漢書雋不疑傳廷尉驗治

何人竟得姦詐此承上文言詐稱戾太子之人也通鑑

宋紀曰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弘微曰內人尙

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乎此承上文以妻妹及伯母兩

姑爲內人也凡此皆臨文立義非有一定之主名也今世俗以內人專指妻妾蓋失其義又或以疇人專指明於麻算者言之亦爲失考阮芸台相國作疇人傳殆襲譌而承謬耳

家人 白衣 齊民 平民

家人白衣皆如稱庶人也漢書汲黯傳曰家人失火屋比廷燒師古曰家人猶言庶人家也馮唐傳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師古曰家人子謂庶人家之子也高祖本紀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光武紀劉縯不事家人

居業皆謂不學庶人家之操作也外戚傳一旦人主意有所移雖欲爲家人亦不可得師古曰家人言凡庶匹夫游俠傳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亦謂庶人家之寡婦也通鑑劉向曰家人尙不欲絕種祠注家人謂庶人家也漢書董賢欲求蕭咸女爲婦咸曰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師古曰家人猶言庶人也通鑑吳人多言祥瑞韋昭曰此家人筐篋中物耳謂尋常人家皆有言祥瑞之書也通鑑魏文帝祀太祖於洛陽建始殿如家人禮亦謂以庶人之禮祭之也柳宗元文且家人父子尙不

管子正公案卷之二  
能以此自克况號爲君臣者邪國藩按此亦謂凡民父子猶賈誼之言布衣昆弟也書康誥曰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竊謂亦當指庶人百姓言之各傳注皆訓不能齊家失其義矣

白衣猶言布衣卽齊民也風俗通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爲天子史記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皆謂以齊民而爲天子之三公也後漢書崔駰傳憲諫以爲不宜與白衣會孔融傳與白衣襴衡跌蕩放言晉書閻續傳薦白衣南安朱冲可爲師傅皆謂布衣無職

者也晉書胡奮傳宣帝伐遼東以白衣侍從左右通鑑辭訥以灤河之役免官以白衣爲防禦使破吐蕃劉仁軌以征遼免官以白衣從軍平百濟五代南唐宋齊邱歸第白衣待罪皆謂落職之後與庶人無異也漢書兩龔傳聞之白衣師古曰白衣給官府趨走賤人若今亭長掌固之屬此亦望文生訓非通義也三國志呂蒙傳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此亦謂齊民不著兵卒衣也通鑑山陽曹偉白衣與吳王交書求賂帝聞而誅之續晉陽秋陶潛九月九日望見白衣人送酒皆謂平民也歐

陽公送田畫序曰反衣白衣顧甯人曰知錄引李泌衣  
白及趙世家願得黑衣之缺若別有所謂白色之衣者  
皆非確義

文

文字者以代語言記事物名數而已其流別大率十有  
一類著作敷陳發明吾心之所欲言者其爲類有二無  
韻者曰著作辯論之類有韻者曰詞賦敷陳之類人有  
所著吾以意從而闡明之者其爲類一曰敘述注釋之  
類以言告於人者其爲類有三自上告下曰詔誥檄令

之類自下告上曰奏議獻策之類友朋相告曰書問箋  
牘之類以言告於鬼神者其爲類一曰祝祭哀弔之類  
記載事實以傳示於後世者其爲類有四記名人曰紀  
傳碑表之類記事蹟曰敘述書事之類紀大綱曰大政  
典禮之類記小物曰小事雜記之類凡此十一類古今  
文字之用盡於此矣其九類者佔畢小儒夫人而能爲  
之至詞賦敷陳之類大政典禮之類非博學通識殆庶  
之才烏足以涉其藩籬哉

造句約有二端一曰雄奇一曰愜適雄奇者瓌瑋俊邁

以揚馬爲最詼詭恣肆以莊生爲最兼擅瓌瑋詼詭之勝者則莫盛於韓子愜適者漢之匡劉宋之歐曾均能細意熨貼樸屬微至雄奇者得之天事非人力所可強企愜適者詩書醞釀歲月磨鍊皆可日起而有功愜適未必能兼雄奇之長雄奇則未有不愜適者學者之識當仰窺於瓌瑋俊邁詼詭恣肆之域以期日進於高明若施手之處則端從平實愜適始

友人錢唐戴醕士熙嘗爲余言李伯時畫七十二賢像其妙全在鼻端一筆面目精神四肢百體衣褶鞞紋皆與其鼻端相準相肖或端拱而凝思或欹斜以取勢或若列仙古佛之殊形或若鱗身蛇軀之詭趣皆自其鼻端一筆以生變化而卒不離其宗國藩以謂斯言也可通於古文之道夫古文亦自有氣焉有體焉今使有人於此足反居上首顧居下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則見者謂之不成人又或頤隱於齊肩高於頂五管在上兩髀爲脅則見者亦必反而卻走爲文者或無所專注無所歸宿漫衍而不知所裁氣不能舉其體則謂之不成文故雖長篇鉅製其精神意趣之所在必



有所謂鼻端之一筆者譬若水之有幹流山之有主峯  
畫龍者之有睛物不能兩大人不能兩首文之主意亦  
不能兩重專重一處而四體停勻乃始成章矣

知道者時時有憂危之意其臨文也亦然仲尼稱易之  
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於稽其類  
其衰世之意邪蓋深有見於前聖之危心遠慮而揭其  
不得已而有言之故卽夫子之釋咸四困三解上等十  
一卦之爻辭抑何其惕厲而深至也蓋飽經乎世變之  
多端則常有跋前疐後之懼博識乎義理之無盡則不

敢爲臆斷專泐之辭自孟子好爲直截俊拔之語已不  
能如仲尼之謙謹而况其下焉者乎後世如諸葛武侯  
之書牘紆餘簡遠差明此義而曾子固亦有宛轉思深  
之處外此則辭與意俱盡尙何謙謹之有或辭之所至  
而此心初未嘗置慮於其閒又烏知所謂憂危者哉

斂 侈 伸 縮

凡爲文用意宜斂多而侈少行氣宜縮多而伸少推之  
孟子不如孔子處亦不過辭昌語快用意稍侈耳後人  
爲文但求其氣之伸古人爲文但求其氣之縮氣恆縮

則詞句多踴然深於文者固當從這裏過

古文辭類纂正誤

桐城姚姬傳郎中鼐所選古文辭類纂嘉道以來知言君子羣相推服謂學古文者求諸是而足矣國藩服膺有年竊見其中亦小有謬誤茲摘舉如左

司馬遷自序中述其父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指諸家互有得失而終以道家爲本此自司馬氏父子學術相傳如其指要則談啟之其文辭則遷之爲之也在自序篇中僅文中之一段故無首尾裁成之迹今姚氏割此

爲一篇而標其曰曰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指失其義矣遷作五帝本紀夏本紀所引堯典禹貢等書尙多改經文之舊此述其父之語豈獨無所刪改且如管晏列傳中管仲自述感鮑叔之言豈得遂錄以爲管仲之文淮陰侯傳中韓信說高祖定三秦一節豈得遂錄以爲韓信之文邪

漢書匡衡傳成帝卽位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云云國藩按此疏凡三條妃匹一也經學二也威儀三也自妃匹之際至遠技能止第一節言妃匹也自

竊見聖德純茂至宜究其意止第二節言經學也自臣  
又聞聖主之自為動靜周旋至末第三節言威儀也今  
姚氏錄此文標其目曰戒妃匹勸經學疏是於三條獨  
遺其一而於班書所敘若未之深究者亦一失也

甲乙

甲乙丙丁古來皆以記事物之次第有以為宮館之次  
第者如曰甲館漢書外傳曰甲第漢書張放傳甲觀庾信哀江南賦曰  
丙殿漢書元后傳曰丙舍王羲之有丙舍墓田是也有以為帷帳之次  
第者如曰甲乙之帳漢書東胡傳是也有以為科目之次第

者如唐明經本有甲乙丙丁四科而其實唯有丙丁第  
進士本有甲乙二科而實唯乙科明法以全通為甲通  
八以上為乙是也有以為藏書之次第者如唐四庫書  
以經史子集分甲乙丙丁四部隋於東都觀文殿構屋  
貯書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是也有以為卷帙之次  
第者如李善注文選分賦甲賦乙以至賦癸詩甲詩乙  
以至詩庚司馬溫公通鑑分漢獻帝為十卷甲乙至癸  
晉安帝亦十卷甲乙至癸是也有以為律令之次第者  
如曰令甲令乙令丙後漢書章帝紀是也有以為算法者如勾

為甲股為乙弦為丙高為甲高對衝為乙地平為丙北  
 極出地為丁南極出地為戊是也有以為官名者如漢  
 之戊校尉已校尉明之甲字庫大使及乙字丙字戊字  
 庫大使是也有以為姓氏次第者如南朝王謝此朝崔  
 盧皆稱甲乙鉅族是也有以為假名者如史記萬石君  
 傳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及獄吏田甲史記韓安國傳  
 次宦者徐甲漢書高五王傳罪生甲福歸乙韓非子張甲王乙李  
 丙趙丁梁范縝神滅論等是也有以記夜時之早晚者如本始  
 元年四月壬戌甲夜地節元年正月戊午乙夜漢書天文志

自甲夜至五鼓三國志曹爽傳四月三日丙夜一籌晉書趙王倫傳是  
 也推之凡物有高下品第者皆可以甲乙區之凡人等  
 子虛烏有者皆可以甲乙稱之溫庭筠詩往日樓臺非  
 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則失其義矣

成敗無定

漢晁錯建議削藩厥後吳楚七國反景帝誅錯而事以  
 成明齊泰黃子澄建議削藩厥後燕王南犯建文誅齊  
 黃而事以敗我朝米思翰等建議削藩厥後吳馭三叛  
 竝起 聖祖不誅米思翰而事以成此案者最相類

或誅或宥或成或敗參差不一士大夫處大事決大疑但當熟思是非不必泥於往事之成敗以遷就一時之利害也

唐昭宗以王室日卑發憤欲討李茂貞責宰相杜讓能專主兵事杜讓能再三辭謝言他日臣徒受晁錯之誅不能弭七國之禍厥後李茂貞進逼興平禁軍敗潰京城大震茂貞表請誅讓能讓能曰臣固先言之矣上涕下不能禁曰與卿訣矣是日貶讓能桐州刺史尋賜自盡斯則無故受誅其冤有甚於晁錯齊泰黃子澄昭宗既強之於前復誅之於後此其所以爲亡國之君也國藩在軍時有一時與人定議厥後敗挫或少歸咎於人不能無稍露於辭色亦以見理未明故耳

後唐潞王慮石敬瑭之將反李崧呂琦勸帝與契丹和親辭文遇沮之帝欲移石敬瑭鎮鄆州文遇力贊成之厥後敬瑭果反引契丹大破唐兵唐王見辭文遇曰我見此物肉顫幾欲抽佩刀刺之太氏事敗而歸咎於謀主者庸人之恆情也

勉強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  
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人  
性本善自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本性日失故須學  
焉而後復之失又甚者須勉強而後復之喪之哀也不  
可以僞爲者也然衰麻苦塊覲物而痛創自至蹠踊號  
呼變節而涕洟隨之是亦可勉強而致哀也祭之敬也  
不可以僞爲者也然自盥至薦將之以盛心自朝至屏  
勝之以強力是亦可以勉強而致敬也與人之和也不  
可以僞爲者也然揖讓拜跪人不答而已則下之筐篚

豆籩意不足而文則先之是亦可以勉強而致和也凡  
有血氣必有爭心人之好勝誰不如我施諸已而不願  
亦勿施於人此強恕之事也一日強恕日日強恕一事  
強恕事事強恕久之則漸近自然以之修身則順而安  
以之涉世則諧而祥孔子之告子貢仲弓孟子之言求  
仁皆無先於此者若不能勉強而聽其自至以頑鈍之  
質而希生安之效見人之氣類與己不合則隔膜棄置  
甚或加之以不能堪不復能勉強自抑舍已從人傲情  
彰於身乖戾著於外鮮不及矣莊子有言刻核太甚則

人將以不肖之心應之董生有言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進而大有功至哉言乎故勉強之爲道甚博而端自強恕始

功效

天下之事有其功必有其效功未至而求效之遽臻則妄矣未施敬於民而欲民之敬我未施信於民而欲民之信我鹵莽而耕滅裂而耘而欲收豐穰十倍之利此必不得之數也在易恆之初六曰浚恆貞凶无攸利胡瑗釋之曰天下之事必皆有漸在乎積日累久而後能

成其功是故爲學既久則道業可成聖賢可到爲治既久則教化可行堯舜可至若是之類莫不由積日累久而後至固非驟而及也初六居下卦之初爲事之始責其長久之道永遠之效是猶爲學之始欲亟至於周孔爲治之始欲化及於堯舜不能積久其事而求常道之深故於真正之道見其凶也无攸利者以此而往必無所利孔子曰欲速則不達也是故君子之用功也如雞伏卵不舍而生氣漸充如燕營巢不息而結構漸牢如滋培之木不見其長有時而大如有本之泉不舍晝夜

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但知所謂功不知所謂效而效亦徐徐以至也

嵇康曰夫爲稼於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此言有一分之功必有一分之效也程子曰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自有此應此言有真積力久之功而後有高厚悠遠之效也孟子曰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謂其人曰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稿矣此

言不俟功候之至而遽期速效反以害之也蘇軾曰南方多沒人曰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北方之勇者生不識水問於沒人而求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此言不知致功之方而但求速效亦反以害之也

君子小人

陳容有言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夫哉言乎仁者物我無間之謂也一有自私之心則小人矣義者無所爲而爲之謂也一有自利之心則小



人矣同一日也朝而公正則爲君子夕而私利則爲小人同一事也初念公正則爲君子轉念私利則爲小人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所爭祇在幾微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如是顛沛必如是一不如是則流入小人而不自覺矣所謂小人者識見小耳度量小耳井底之蛙所窺幾何而自以爲絕倫之學遼東之豕所異幾何而自以爲蓋世之勲推之以子子爲義以硜硜爲信以齷齪爲廉此皆識淺而易以自足者也君臣之知須積誠以相感而動疑主恩之過薄朋友之交貴

積漸以相孚而動怨知己之罕覩其或兄弟不相容夫婦不相信父子不相亮此皆量褊而易以滋疑者也君子則不然廣其識則天下之大棄若敝屣堯舜之業視若浮雲宏其度則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烏有所謂自私自利者哉不此之求而詡詡然號於眾曰吾君子也當其自詡君子深信不疑之時識者已嗤其爲小人矣

越寨攻敵

行軍之道有依次而進者有越敵人所守之寨而先攻

會文正公集卷之二  
他處者姑以通鑑所紀兵事言之宋明帝泰始二年晉  
安王子勛之亂諸軍與子勛將袁顗相拒於濃湖久未  
決龍驤將軍張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強地勝我雖  
持之有餘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  
而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遑進退疑阻中流旣梗糧  
運自艱此制賊之奇也錢溪江岸最狹去大軍不遠下  
臨洄湫船下必來泊岸又有橫浦可以蔽船千人守險  
萬夫不能過衝要之地莫出於此沈攸之吳喜並贊其  
策乃選戰士七千輕舸二百配興世與世率其眾沂流

稍上尋復退歸如是者累日賊將劉胡聞之笑曰我尙  
不敢越彼下取揚州張興世何人欲輕據我上不爲之  
備一夕四更值便風興世舉帆直前渡湖白過鵲尾胡  
旣覺乃遣其將胡靈秀將兵於東岸翼之而進戊戌夕  
興世宿景洪浦靈秀亦畱興世潛遣其將黃道標帥七  
十舸徑趨錢溪立寨營己亥興世引兵進據之靈秀不  
能禁庚子劉胡自將水步二十六軍來攻錢溪將士欲  
迎擊之興世禁之曰賊來尙遠氣盛而矢驟驟旣易盡  
盛亦易衰不如待之令將士治城如故俄而胡來轉近

船入洞泚興世命壽寂之任農夫師壯士數百擊之眾軍相繼并進胡收兵而下興世遂於錢溪立城國藩按是時官軍在下游赭圻賊軍袁顛等在上游之濃湖劉胡等又在上游之鵠尾更上乃爲錢溪越濃湖鵠尾兩寨而上立城於錢溪此險途也厥後賊屢攻錢溪不勝糧運中梗而鵠尾濃湖并以潰降此越寨進攻而得勝者也

泰始三年魏尉元上表言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經東安此數者皆爲賊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陽戍東安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而克若四城不服青冀雖拔百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臣愚以爲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斷劉彧北顧之意絕愚民南望之心如此則淮北自舉誓勞永逸國藩按宋與魏歷世兵爭宋有青州歷城徐州諸鎮遠在海岱與魏接畛而下邳宿豫沂水東安四城乃在淮南去魏尙遠魏越青州諸鎮而進攻四城此險途也厥後四城破而青州歷城徐州諸鎮相繼沒於魏此越鎮進攻而勝者也

梁簡文帝二年侯景之變郢州刺史蕭方諸以徐文盛

軍在西陽不設備

西陽卽今黃州

侯景以江夏空虛使宋子仙

任約帥精騎四百由淮內襲郢州丙午大風疾雨天色晦冥子仙等入城方諸迎拜遂擒鮑泉虞豫送於景所景因便風中江舉帆遂越徐文盛等軍直上入江夏文盛眾懼而潰國藩按侯景與徐文盛皆在黃州夾江築壘乃越徐軍而上入江夏此險途也而江夏以無備而破徐軍以失勢而潰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

陳文帝天嘉元年王琳屯西岸之柵口侯瑱屯東岸之

蕪湖相持百餘日旋均出江外隔洲而泊二月丙申西南風急琳引兵直趨建康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西南風翻爲瑱用琳擲火炬以燒陳船皆反燒其船瑱後拍以擊琳檻又以蒙衝小船擊其檻琳軍大敗軍士溺死什二三餘皆棄舟登岸國藩按王琳與侯瑱同屯蕪湖之上琳乃越瑱軍而直下金陵此險途也而瑱軍自後躡之反爲所破此越寨進攻而敗者也

唐貞觀十九年太宗親征高麗旣拔遼東蓋牟諸城至安市將決戰高麗靺鞨合兵爲陳長四十里江夏王道

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兵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眾可不戰而降上不應後攻安市竟不能拔降將請先攻烏骨城眾議不從遂自安市班師國藩按道宗請越安市而進攻平壤此雖險途而實制勝之奇兵也太宗不從無功而返此不能越攻而失者也

安史之亂李泌請命建甯王倓為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李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胡三省注曰泌欲使建甯自靈夏並豐勝雲朔之塞直擣媯檀攻范陽之北光弼自太原取恆定以攻范陽之南覆其巢穴賊退

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已而不果行國藩按是時大軍在扶風郭子儀在馮翊李光弼在太原勢宜先取兩京李泌欲先搗范陽賊巢此亦制勝之奇兵也事不果行致史思明再為關洛之患此亦不能越攻而失者也

元和十二年淮蔡之役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十月辛未李愬李祐李忠義李進誠軍出東行六十里夜至張

曾文正公雜著 卷之二  
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少休食乾糲整  
羈勒畱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  
夜引兵出門時大風雪旌旗裂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  
四鼓慙至蔡州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鑿其城  
爲坎以先登慙入居元濟外宅以檻軍送元濟詣京師  
國藩按蔡之精兵盡在洄曲董重質麾下李愬越之而  
直入蔡州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  
朱梁均王四年楚岳州刺史許德勳將水軍巡邊夜分  
南風暴起都指揮使王環乘風趨黃州以繩梯登城徑

趣州署執吳刺史馬鄴大掠而還德勳曰鄂州將邀我  
宜備之環曰我軍入黃州鄂人不知奄過其城彼自救  
不暇安敢邀我乃展旗鳴鼓而行鄂人不敢偪國藩按  
楚之岳州東北與吳爲隣嘉魚陸口等處吳必立寨設  
備乃王環越之而直趨黃州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

唐同光元年後唐與朱梁相拒於楊劉德勝之間時梁

將段凝軍臨河之南卽澶淵王彥章進偪鄆州今東唐

臣李紹宏等請棄鄆州與梁約和帝獨召郭崇韜問之  
對曰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畱兵守魏固保楊劉

自以精兵長驅入汴彼城中既空虛必望風自潰苟爲  
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帝曰此正合朕志冬十月壬申  
帝以大軍自楊劉濟河癸酉至鄆州甲戌圍中都城破  
之擒王彥章帝召諸將問進退之計諸將請先下東方  
諸鎮城然後觀釁而動康延孝李嗣源請亟取大梁從  
之乙亥帝發鄆州中都丁丑至曹州己卯至大梁滅梁  
王午段凝將其眾五萬自滑州濟河入援解甲請降國  
藩按郭崇韜之初議直取大梁也時梁將王彥章軍在  
鄆州段凝軍在河上越兩寨而進攻此險途也厥後破

中都擒王彥章而段凝猶在河北越一寨而進攻亦險  
機也然段凝隔於河北若自白馬南濟則阻於大河若  
自下流直濟則一阻於大河再阻於親決之護駕水勢  
難入援遂得直取汴梁以成大功此越寨進攻而勝者  
也

以上九事張興世之據錢溪宋子仙之取鄆州許德勳  
之下黃州皆水路越攻而勝王琳之下金陵以水路越  
攻而敗尉元之取下邳四城李愬之入蔡州郭崇韜之  
策汴梁以陸路越攻而得之李道宗之策平壤李泌之

策范陽以陸路不越攻而失之成敗得失無固一定之軌轍也咸豐四年十月十一日賊目陳玉成據蘄州秦曰綱據田家鎮我舟師越蘄州而直下十三日攻破田家鎮十四日蘄州之賊亦潰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十一月十五日水陸各軍會於九江時賊目林啟榮據九江黃文金據湖口石達開羅大綱等同在湖口我舟師彭玉麟等十六日越九江而下攻湖口陸軍羅澤南等十二月初五日下攻湖口十二日水師敗挫廿四日陸軍亦無利而歸此越寨進攻而敗者也咸豐六年五月

初二日武漢黃州未破楊載福以舟師駛下直至九江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九江安慶未破楊載福以舟師駛下直至舊縣往來如飛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故知勝敗無常視將才爲轉移耳當時越九江而下攻湖口之策發於國藩定於羅君羅山劉君孟容二人事敗之後或深咎此策之失且專歸罪於劉君者非事實也

兵

凡用兵主客奇正夫人而能言之未必果能知之也守城者爲主攻者爲客守營壘者爲主攻者爲客中途相



會文正公雜著 卷之二  
遇先至戰地者爲主後至者爲客兩軍相持先吶喊放鎗者爲客後吶喊放鎗者爲主兩人持矛相格鬪先動手截第一下者爲客後動手卽格開而卽截者爲主中間排隊迎敵爲正兵左右兩旁抄出爲奇兵屯宿重兵堅紮老營與賊相持者爲正兵分出遊兵飄忽無常伺隙狙擊者爲奇兵意有專向吾所恃以禦寇者爲正兵多張疑陣示人以不可測者爲奇兵旌旗鮮明使敵不敢犯者爲正兵羸馬疲卒偃旗息鼓本強而故示以弱者爲奇兵建旗鳴鼓屹然不輕動者爲正兵佯敗佯退

設伏而誘敵者爲奇兵忽主忽客忽正忽奇變動無定時轉移無定勢能一一區而別之則於用兵之道思過半矣

兵者陰事也哀戚之意如臨親喪肅敬之心如承大祭庶爲近之今以牛羊犬豕而就屠烹見其悲嗥於割剝之頃宛轉於刀俎之間仁者將有所不忍况以人命爲浪博輕擲之物無論其敗喪也卽使倖勝而死傷相望斷頭洞胸折臂失足血肉糞籍日陳吾前哀矜之不遑喜於何有故軍中不宜有歡欣之象有歡欣之象者無

會文正公集卷之二  
論或爲和悅或爲驕盈終歸於敗而已矣田單之在即  
墨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此所以破燕也及其  
攻狄也黃金橫帶而騁乎澠淵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  
心魯仲連策其必不勝兵事之宜慘戚不宜歡欣亦明  
矣嘉慶季年名將楊遇春屢立戰功嘗語人曰吾每臨  
陣行間覺有熱風吹拂面上者是日必敗行閒若有冷  
風身體似不禁寒者是日必勝斯亦肅殺之義也

### 克勤小物

古之成大業者多自克勤小物而來百尺之樓基於平  
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積也萬石之鍾一銖一兩  
之所累也文王之聖而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周  
公俾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仲山甫夙  
夜匪懈其勤若此則無小無大何事之敢慢哉諸葛忠  
武爲相自杖罪以上皆親自臨決杜慧度爲政纖密一  
如治家陶侃綜理密微雖竹頭木屑皆儲爲有用之物  
朱子謂爲學須銖積寸累爲政者亦未有不由銖積寸  
累而克底於成者也秦始皇衡石量書魏明帝自案行  
尙書事隋文帝衛士傳餐皆爲後世所譏以爲天子不

當親理細事余謂天子或可不親細事若爲大臣者則斷不可不親陳平之問錢穀不知問刑獄不知未可以爲人臣之法也凡程功立事以目所共見者爲效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徽苟爲博物君子則必見其著述滿家抄撮累篋苟爲躬行君子必見其容色之粹盎徒黨之感慕苟善治民必見其所居民悅所去民思苟善治軍必見其有戰則勝有攻則取若不以目所共見者爲效而但憑心所懸揣者爲高則將以虛薄爲辯而賤名檢以望空爲賢而笑勤恪何晏鄧颺之徒流

風相扇高心而空腹尊已而傲物大事細事皆墮壞於冥昧之中親者賢者皆見拒於千里之外以此而冀大業之成不亦悖哉孔子許仲弓南面之才而雍以居敬爲行簡之本蓋必能敬乃無廢事也我宣宗成皇帝臨御三十年勤政法 祖每日寅正而興省覽章奏卯正而畢事無畱滯道光二十九年 聖躬不豫自夏徂冬猶力疾治事不趨簡便三十年正月十四日始命皇四子代閱章奏召見大臣卽 今上皇帝也對事甫畢而 宣宗龍馭上賓蓋以七十 天子篤病半載其

魯文公雜考 卷之二  
不躬親燕政者僅彌雷之頃耳爲人臣者其敢自暇自逸以不親細事自諉乎

干盾攔牌

周禮夏官司兵掌五盾注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司戈盾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注藩盾盾可以藩衛者如今之扶蘇與說文盾蔽也所以扞身蔽日揚子方言盾自關而東或謂之蔽或謂之干關西謂之盾說文櫓大盾也玉篇櫓城上守禦望樓韻會戰陣高巢車亦爲櫓大公六韜篇陷堅陣敗強敵武翼大櫓提翼小櫓國藩

按干也盾也櫓也其製不可得而盡見然大抵干盾形制較小一手執之可以衛身蔽日藩盾則形制自大或二三人執之不等城上望樓之櫓則一方倚城三方必有遮蔽戰陣巢車之櫓則一方出入三方必有遮蔽與盾之僅蔽一面者異矣至六韜之大櫓小櫓則亦僅蔽一面差同干盾也

通鑑晉義熙八年劉裕至荊州伐劉毅軍人擔彭排戰

具注彭排卽今之旁排所以扞鋒矢孫愜曰梁普通五

櫓彭排釋名曰彭旁也在旁排蔽禦攻也年北魏將崔延伯等旣破莫折天生進擊万俟醜奴於

安定別造大盾內為鎖柱使壯士負以趨謂之排城置  
 輜重於中戰士在外唐代宗初立僕固懷恩等破史朝  
 義於洛陽馬璘單騎奮擊奪賊兩牌突入萬眾中賊左  
 右披靡注牌古謂之楯晉宋之間謂之彭排南方以皮  
 編竹為之以捍敵北人以木為之左傳樂祁以  
 楊楯賈禰蓋北方之用木也久矣國藩按劉毅之彭排馬璘之牌即古  
 之盾也崔延伯之排城則較大矣殆與周禮之藩盾六  
 韜之大楯相類

明戚繼光紀效新書中有立牌即古之盾也有圓牌即  
 今之藤牌也統謂之曰攔牌又有所謂剛柔牌者其法

以生漆牛皮蒙於外而以湖綿搓成小團及頭髮裝於  
 內蓋戚氏自以巧思製造非有所師於古也古之干盾  
 所以扞禦矢石今之攔牌所以扞禦礮子礮子所當無  
 堅不破豈矢石所可同年而語哉國藩初辦水師時嘗  
 博求禦礮子之法以魚網數層懸空張挂礮子一過即  
 穿不能禦也以絮被漬涇張挂礮子一過即穿不能禦  
 也以生牛皮懸於船旁以藤牌陳於船梢不能禦也又  
 作數層厚牌以竹鱗排於外為一層牛皮為一層水絮  
 為一層頭髮為一層合而成牌亦不能禦也以此而推

戚氏之剛柔牌不足以禦礮子明矣烏鎗子如桐子大者或有法以禦之擡鎗子劈山礮子凡如大黃豆以上者竟無拒禦之法近時楊軍門載福等深知礮子之無可避遂屏棄魚網水絮牛皮等物一切不用直以血肉之軀植立船頭可避者避之不可避者聽之而其麾下水師弁兵亦相率而植立直前無所迴避明於此義而古來干盾櫓排諸器皆可廢矣友人劉騰鴻時衡泊軍刁斗森嚴凜不可犯臨陣則埋根行首堅立如山有名將之風惟過於自意在武昌時嘗獨立城下呼賊以礮

擊之賊發十餘礮不能中堅坐良久乃還在瑞州時亦如是卒以殉難殞我壯士人百莫贖此則剛毅太過於好謀而成之道少有違爾

余初不解造羣子之法以生鐵令鑄工鑄之渣滓未融經藥輒散且多蜂眼鳴而不能及遠乃與吳坤修竹莊商用熟鐵打造其法以鐵先鍊成直條每條燒紅其端截出半寸打成圓顆又燒其端又打成顆每顆如蒲萄大後至江西商之姚鑲亦以此法打造姚君又作爲鐵模半渦截鐵條之端置模中宛轉錘鍊圓滑可愛於是

能及遠較多一里有奇也今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打造羣子均用此法每礮用百餘顆多者或三四百顆噴薄而出如珠如雨殆無隙地當之輒碎不仁之器蓋莫甚於此矣然海疆尚未靜謐此其亟宜講求者也

營制

一營之制

營官親兵六十名親兵什長六名分立前後左右四哨哨官四員哨長四名護勇二十名什長三十二名正勇三百三十六名伙勇四十二名一營共五百人營官一員哨官四員在外

營官親兵之制

親兵六隊一隊劈山礮二隊刀矛三隊劈山礮四隊刀矛五隊小鎗六隊刀矛每隊什長一名親兵十名伙勇

一名計六隊共七十二名

一哨之制

前後左右四哨每哨哨官一員哨長一名共護勇五名  
伙勇一名每哨八隊一隊擡鎗二隊刀矛三隊小鎗四  
隊刀矛五隊擡鎗六隊刀矛七隊小鎗八隊刀矛每隊  
什長一名伙勇一名共擡鎗隊正勇十二名合什長伙  
勇爲十四名其刀矛小鎗隊正勇十名合什長伙勇爲  
十二名每哨一百零八人計四哨兵四百三十二人

長夫之制

營官及幫辦人等共用長夫四十八名搬運子藥火繩  
及一切軍裝等項共用長夫三十名  
親兵每劈山礮隊用長夫三名每刀矛小鎗隊用長夫  
二名計六隊共長夫十四名如拔營遠行營官另撥公  
夫幫擡劈山礮哨官哨長及護勇五人共夫四名四哨  
共夫十六名每擡鎗隊用長夫三名每刀矛小鎗隊用  
長夫二名計四哨擡鎗八隊共長夫二十四名刀矛小  
鎗二十四名共長夫四十八名  
以上各項共長夫一百八十名五百人一營計每百人



用夫三十六名只許減少不許增多

薪水口糧之制

營官月給薪水銀五十兩不扣建又月給辦公費銀一百五十兩不扣建凡幫辦及管賬目軍裝書記醫生工匠薪糧並置辦旗幟號補各費在內聽營官酌用

哨官每員日給銀三錢

哨長每名日給銀二錢

什長每名日給銀一錢六分

親兵每名日給銀一錢五分

護勇每名日給銀一錢五分

正勇每名日給銀一錢四分

伙勇每名日給銀一錢一分

長夫每名日給銀一錢

以上大建月支銀二千八百九十二兩二錢小建月支銀二千八百零二兩四錢六分

軍中浪費最忌官員太多夫價太多今立定限制無論官多官少官大官小凡帶千人者每月支銀不准過五千八百兩凡統萬人者每月支銀不准過五萬八千兩

凡帶百人者用長夫不准過三十六名凡帶千人者用長夫不准過三百六十名

小口糧及郵賞之制

凡新立營頭奉札招勇挑定後無論勇夫每名每日給小口糧錢一百文帶至大營上憲派員點名後再行起支大口糧凡陣亡者郵銀三十兩受傷頭等者賞銀十五兩二等者銀十兩三等者銀五兩成廢者另加

外省招勇做照楚軍薪糧之制

湖北江西安徽等省招勇在本省勦賊者照楚軍章程

不減者凡五項

營官薪水辦公費每月支二百兩 不減

哨官每日支三錢哨長每日支二錢 不減

什長每日支一錢六分 不減

伙勇每日支一錢一分 不減

長夫每日支一錢 不減

其照楚軍章程酌減二分者凡兩項

親兵護勇每日支一錢三分 已減二分 出境至

正勇每日支一錢二分 已減二分 出境至 外省勦賊則全不減

帳棚之制

營官幫辦書記軍火等共用夾帳棚八架單帳棚二架  
哨官哨長護勇共夾帳棚一架單帳棚二架四哨同親  
兵每隊夾帳棚一架單帳棚一架六隊同

正勇每隊單帳棚二架三十二隊同

以上共夾帳棚十八架單帳棚八十架

統領之制

凡統領自帶一營本營之薪水公費及夫價已足敷用  
此外從優酌加凡統至三千人以上者每月加銀百兩

加夫十名統至五千人以上者每月加銀二百兩加夫  
二十名統至萬人以上者每月加銀三百兩加夫三十  
名

卷之二  
三十一

營規

招募之規 二條

招募兵勇須取具保結造具府縣里居父母兄弟妻子  
名姓箕斗清冊各結附冊以便清查

募格須擇技藝嫻熟年輕力壯樸實而有農夫土氣者  
為上其油頭滑面有市井氣者有衙門氣者概不收用

日夜常課之規 七條

五更三點皆起派三成隊站墻子一次放醒礮聞鑼聲  
則散

黎明演早操一次營官看親兵之操或幫辦代看哨官看本營之操

午刻點名一次親兵由營官點或幫辦代點各哨由哨長點

日斜時演晚操一次與黎明早操同

燈時派三成隊站牆子一次放定更礮聞鑼聲則散

二更前點名一次與午刻點名同計每日夜共站牆子

二次點名二次看操二次此外營官點全營之名看全

營之操無定期約每月四五次

每夜派一成隊站牆唱更每更一人輪流替換如離賊

甚近則派二成隊每更二人輪流替換若但傳令箭而

不唱者謂之暗令仍派哨長親兵等常常稽查

紮營之規 八條

紮營之地忌低窪潮濕水難洩出忌坦地平洋四面受

敵忌坐山太低容山反高忌斜坡半面礮子易入

紮營之地須擇頂上寬平旁面陡峻者 四面陡峻者難

亦好 擇背山面水者 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亦難擇

阻水者即 擇砍柴挑水便益者 汲道最關緊要如為

每到一處安營無論風雨寒暑隊伍一到立刻修挖濠濠一時成功未成之先不許休息亦不許與賊搦戰濠子須八尺高一丈厚築濠子不用門板竹木裡外皆用草坯土塊砌成中間用土築繫每築尺餘橫鋪長條小樹庶免雨後崩裂之患上有鎗礮眼內有子濠為人站立之地

濠溝須一丈五尺深愈深愈好上寬下窄濠中取出之土須覆於二丈以外不可太近不可堆高恐大雨時客土仍流入濠中也

花籬用木須麤大約長五尺餘埋土中約深二尺堅築旁土以攀搖不動為主或用二三層或用五六層凡濠子濠溝花籬三者闕一不可濠子取其高而難登也濠溝取其深而難越也花籬取其難遠近前也曰壘曰壁曰土城名雖不同皆濠子之類也曰池曰塹曰陷

馬坑不甚寬長其上虛鋪以土曰梅花坑亂挖深坑約四五尺大小無定名雖不同皆濠溝之類也曰木城立木圓排如城曰柵亦係立木不周圓皆有曰梅花椿亂釘者曰梅花椿分層次者曰花籬曰鹿角樹之有杈者曰拘馬椿曰拒馬曰檔木中有橫木用小木斜穿以架於地曰地刺釘於地曰

鐵蒺藜曰鐵菱角名雖不同皆花籬之類也墻子只可修築一道濠溝則兩道三道更好花籬等則五層六層更好

一營開兩門前門宜正大後門宜隱僻營官中軍帳對前門中畱甬道宜闊親兵各棚紮甬道兩旁前哨紮前門後哨紮後門左哨紮左右哨紮右兩帳相距略寬以畱水火之路營外開厠數處宜遠營內開厠兩處專備夜間之用火藥挖一地窖上覆草棚用泥塗之仍安氣眼免其潮濕

行路之規

三條

凡拔營時以七成隊預備打仗以三成隊押夫若賊在前則七成隊走前鍋帳担子走中間以三成隊在後押之若賊在後則以三成隊走前押鍋帳担子同行畱七成隊在後防賊如有十營八營同日拔行則各營七成隊伍分班行走不許此營之隊參入彼營隊中尤不許鍋帳担子參入七成隊中至押夫之三成隊專押本營之鍋帳担子不許此營與彼營混亂

凡拔營須派好手先走或營官或統領或哨官哨長皆

可擇其善看地勢善看賊情者向前探看在大隊之前  
十里或二十里仔細看明一探樹林二探村莊恐有賊  
匪埋伏在內身邊帶七八箇人每遇一條大路卽派一  
人望看若遇過橋過渡尤須謹慎恐大隊過水之後遇  
賊接仗進則容易退則萬難  
每營派一弁在後押尾凡鍋帳担子過完之後查明恐  
有病者落後又恐本營勇夫在後滋事又恐游勇假名  
滋鬧

### 禁擾民之規

用兵之道以保民爲第一義除莠去草所以愛苗也打  
蛇殺虎所以愛人也募兵勦賊所以愛百姓也若不禁  
止騷擾便與賊匪無異且或比賊匪更甚要官兵何用  
哉故兵法千言萬語一言以蔽之曰愛民特撰愛民歌  
令兵勇讀之歌曰

歌已見前

### 禁洋煙等事之規 七條

禁止洋煙 營中有吸食洋煙者盡行責革營外有煙  
館賣煙者盡行驅除  
禁止賭博 凡打牌押寶等事既耗錢財又耗精神一



概禁革

禁止喧嘩 平日不許喧嚷臨陣不許高聲夜間有夢  
魘亂喊亂叫者本棚之人推醒各棚不許接聲

禁止姦淫 和姦者責革強姦者斬決

禁止謠言 造言謗上離散軍心者嚴究變亂是非講

長說短使同伴不睦者嚴究張皇賊勢妖言邪說搖惑  
人心者斬

禁止結盟拜會 兵勇結盟拜會鼓眾挾制者嚴究結  
拜哥老會傳習邪教者斬

禁止異服 不許穿用紅衣綠衣紅帶綠帶不許織紅  
繡線不許紫紅綠包巾印花包巾不許穿花鞋

稽查之規 五條

查號補小印 號補上有大印數字各營皆然其每營

官又須另有小印私記印於補上以便稽查

查口號 每夜發二字做口號查營時遇着人來低聲

呼上一字來者即低呼下一字應之錯者登時拏問以

防奸細若人多混雜之地日間亦發二字做口號以便

稽查

會文正公新著 卷之二  
查街 每日派什長及親兵數人至營盤附近街市稽  
查如有擾民者吸洋煙賭博者立即拏回究辦  
查出營 各勇必掛號執票方准出營如守門人不驗  
票擅放者重責各勇夫不服查者責革  
查私畱外人 各勇夫如有親友來營須報明本什長  
哨長至營官處掛號方准畱宿違者重究

### 馬隊營制

一壹營拾哨每哨官給馬壹匹壹哨馬勇貳拾肆名每  
名給馬壹匹營官親兵捌名每名給馬壹匹  
一營官月給薪水銀肆拾兩公費銀肆拾兩馬肆匹馬  
夫貳名火夫壹名長夫捌名  
一幫辦壹員月給銀拾陸兩馬一匹長夫壹名  
一字識壹名月給銀伍兩  
一哨官拾員每員月給銀玖兩陸錢雜費銀壹兩貳錢  
馬夫壹名棚夫壹名

管文正公集卷之二  
一先鋒官伍員每員給馬壹匹月給口糧銀伍兩肆錢  
雜費銀陸錢伍人共爲壹棚馬夫貳名火夫壹名棚  
夫壹名

一親兵捌名每名給馬壹匹日給銀壹錢肆分雜費銀  
月給陸錢以肆名爲壹棚每棚馬夫貳名火夫壹名  
棚夫壹名

一步隊親兵什長壹名日給銀壹錢陸分步隊親兵拾  
名日給銀壹錢伍分共爲壹棚火夫壹名此專備營  
官差遣及出隊時畱守營盤之用毋許再向各哨派

人當差

一馬勇日給銀壹錢肆分雜費銀月給陸錢每肆名爲  
壹棚馬夫貳名火夫壹名棚夫壹名

一搬運軍械草料公長夫肆拾名凡長夫每名日給銀  
壹錢火夫每名日給銀壹錢壹分

一營官領藍夾棚貳架白單棚壹架幫辦領藍夾棚壹  
架白單棚壹架馬隊親兵領白單棚貳架馬圈棚子  
貳箇步隊親兵領白單棚貳架每哨領藍夾棚壹架  
白單棚陸架馬圈棚子柒箇

曾文正公集卷之二  
一每營月給燭壹佰伍拾觔油貳佰觔  
一每營百馬之內每年准報倒斃叁拾陸匹如數換領  
以資彌補另於哨弁兵勇雜費銀內每月扣出叁錢  
作爲添補馬匹公項名曰朋馬銀營官總理其事月  
派哨官壹員輪流經管遇有馬匹額外倒斃及病瘦  
不堪馳使者卽行抽撥此項隨時採買添補  
一每馬月給麩料草豆銀貳兩每年叁肆伍等月青草  
正茂可以放食每馬減銀伍錢只給壹兩伍錢  
一馬醫鐵匠號褂旗幟大小掃把鐵刮竹槽出自營官

### 公項

一修補鞍上坐褥布履後鞦轡頭哨官兵勇自辦  
一籠頭偏韁哨官兵勇自辦  
一馬藥錢營官出自公費哨弁兵勇出自雜費  
一更換鞍橋油皮韉肚帶及拴肚帶寬皮條拴燈窄皮  
條皮扎鐵嚼全副馬鎗弓箭腰力扎草刀草料口袋  
由軍械所辦給  
一凡紮營之處先擇斜坡掘地二弓以爲馬圈可拴四  
馬兵勇之棚卽與馬圈棚子相對哨官之棚亦與哨

官馬圈相對凡支馬圈之時兵勇四名與馬夫貳名  
親自鋤挖如馬圈辦理不妥將該哨官分別嚴懲

